

索菲娅·罗兰

(美) 沃伦 G 哈里斯 著 杨荣鑫 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 - 1999 - 86

SUO FEI YA · LUO LAN

索 菲 娅 · 罗 兰

作 者：(美) 沃伦 G. 哈里斯

译 者：杨荣鑫

责任编辑：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王 朝

出版发行：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5352906

社 址：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书 号：ISBN7 - 5442 - 1490 - 7/1·289

定 价：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1章	第19号女婴	/1
第2章	“索菲娅牙签”	/7
第3章	芳名初扬	/22
第4章	奶油蛋糕和英国羊肉	/38
第5章	好莱坞之星	/57
第6章	情妇	/74
第7章	穿粉红色紧身衣的金发美女	/97
第8章	《天哪，我的老天！》	/111
第9章	奥斯卡之夜	/134
第10章	黄金搭档	/160
第11章	庞蒂的财富	/182
第12章	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完美的	/202
第13章	初为人母	/226
第14章	纽约惊魂	/239
第15章	理查德与伊丽莎白	/255
第16章	朋友与情人	/275
第17章	生活与爱情	/301
第18章	牢狱之灾	/320
第19章	金色夕阳	/339
附录：	索菲娅电影创作年表	/357

第1章 第19号女婴

她是个私生子，降生在罗马玛格丽塔女王医院的慈善病房。那是1934年9月20日，意大利沦入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第12个年头。她暂时还没有名字，按照近期在该院出生的私生子的顺序，医院给她编号19。如果她的母亲不能给她提供一个体面的家庭，她将由人认领或者被送去孤儿院。意大利人严格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准则，依他们的观点看，私生子的母亲对其子女不拥有任何合法权利。

19号女婴的母亲名叫罗米尔达·维拉尼。做父亲的也承认了自己的身分，他叫里卡多·希科洛内。这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邂逅之下便陷入情网，疯狂的恋爱持续了仅六个星期，在留下一个爱情结晶之后，便因在安排未来的问题上诸多分歧而分道扬镳了。

里卡多1907年出生在罗马一个小康之家，是古西西里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从小他就梦想当一名工程师，建造足以传世的豪华建筑。他在动乱的20年代考入大学，却沉湎于罗马的温柔之乡，一直未能挣够获取学位所需的学分。1929年父亲去世，失去家庭经济支持的里卡多不得不弃学谋生。当时国有铁路正有许多新工程上马，他便在其中一处当工程师助理。

虽说他薪水不多，但足以维持他工余的一大嗜好——追香逐玉的花销。他在情场上战果辉煌，与其说靠的是英俊的外

貌，倒不如说是巧言令色和软缠硬磨的功夫。他瘦高个，圆盘脸，鹰嘴鼻，厚嘴唇，实在算不上漂亮。但他从来是衣冠楚楚，具有一种颇受女人青睐的绅士风度。

最能吸引里卡多的是比较年轻、曲线优美、玉腿修长、容貌性感的女人。比他小7岁的罗米尔达·维拉尼正好绰绰有余地满足他的所有标准。她的长相跟影坛皇后葛丽泰·嘉宝惊人相似，只是比嘉宝年轻9岁，红棕色的头发颜色也略深些。走在街上，随时会有影迷向她索要签名。

罗米尔达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叫波佐利的海滨小镇，邻近那不勒斯，是全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追溯上去，不论是她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地位卑微的劳动者。而罗米尔达生来就显示出良好的音乐天赋，注定会有一个强胜其祖辈的生活前景。她学弹钢琴，并获得奖学金入读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年方16，她就领到了私人开课教授钢琴的许可证。

罗米尔达梦寐以求的是有朝一日能在音乐会上登台演奏，但她那张越来越酷肖嘉宝的面孔却令她改变了志向。那么多人告诉她她一定会成为电影明星，渐渐地她自己也开始相信了。17岁那年，她决定参加在那不勒斯举办的选美比赛。为配合嘉宝的首部有声影片《安娜·克里斯蒂》的宣传，米高梅公司在意大利的分公司发起一场竞赛，全意大利的女孩都可报名，比赛谁最像葛丽泰·嘉宝。夺冠者可免费旅行好莱坞，并可在米高梅公司试一次镜头，没准还能就此步入影坛呢。

罗米尔达轻而易举地在那不勒斯地区初赛中胜出，获得了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如果她参加了决赛，是否能夺冠，就此实现好莱坞明星梦，只能留待人们去猜想了。她那严守教规的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参加决赛。

露意莎·维拉尼是断然不会允许女儿孤身一人出国的，而

她自己要照顾丈夫和孩子们，不可能陪同前往。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她的恐惧。跟多数意大利人一样，她生活在对西西里黑手党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黑社会组织的恐惧之中，而这些组织的势力遍及世界各地。她相信如果罗米尔达去美国成了电影明星，那些妒忌者肯定会雇佣黑手党加害于她。

罗米尔达一再向母亲乞求都无济于事。“这打击对我太大了，我又气愤又失望。”她回顾说，“我出走去了罗马，想找个工作。工作没找到，却遇上了里卡多·希科洛内，并怀上了孩子。”

罗米尔达·维拉尼和里卡多·希科洛内初次见面是在1933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当时，罗米尔达正独自行走在台伯河靠梵蒂冈一侧的滨河大道上，希科洛内一见到她便尾随其后，一直跟进城，到人民广场才上前跟她搭讪。

罗米尔达同意跟他去广场一角的酒吧喝杯咖啡。里卡多吹嘘说他认识罗马电影制片厂的几位制片人，可以帮她找份工作。这一招并不新鲜，对罗米尔达却挺奏效。“那之后我们又见过几面，然后就一起上床了。”她回忆道。

很快，他们就在西班牙广场租了一间廉价公寓房同居了。多年后，希科洛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热恋之中的我俩眼里，这小小的公寓不啻是皇宫。但没过多久就是严冬，罗米尔达发现她怀孕了，我们无忧无虑的日子和罗曼蒂克的爱情也就此结束。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现实：没有固定的职业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当时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替出版社搞推销，抽取佣金。这点收入既少又没有保障，远远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

他说的不全是实话。里卡多压根儿就不想结婚。他是个逐爱者，而不是筑巢者。一旦罗米尔达开始对他有所要求时，他对她的爱便迅即烟消云散。他要罗米尔达堕胎，罗米尔达拒

绝，他便一逃了之。直到女儿在玛格丽塔医院降生的次日他才再次露面。

里卡多的出现是露意莎·维拉尼迫使他来到产房的。得知女儿怀孕后，她就连珠炮似地向他发出威胁，说是要对他采取法律行动，并要请求教会出面干预。要找到希科洛内并非难事，他就住在罗马旧城区距威尼斯广场不远的父母家里。成年后依旧跟父母同住，这是意大利人的传统。哪怕是结了婚，跟配偶、子女一起仍住在老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露意莎未能说服里卡多娶自己的女儿，但总算让他懂得了一点儿羞耻，愿意多少承担一点责任。他承认了自己是 19 号女婴的生父，并签署文件，允许婴儿袭用自己的姓氏。父亲的姓加上母亲的教名，“19 号”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索菲娅·希科洛内。

罗米尔达感到幸福之致。假如在女儿的出生证父亲姓名一栏填的是“不详”，孩子就将成为社会的弃儿，甚至连入读由国家公助的教会学校的权利都将被剥夺。

里卡多的表现也令罗米尔达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希望总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希科洛内夫人。他告诉她说，打算带她和女儿回家，跟他母亲和四个未婚兄弟一起生活。但老太太却坚决不同意，说什么都不许他把一个婊子和一个杂种带进家门。无法可想，里卡多和罗米尔达只好又回到当初俩人共筑的爱巢——西班牙广场那间小公寓暂且栖身。

不少大美人小时候都不漂亮，索菲娅·希科洛内也是如此。她是个美人胚子，原料已备，尚待调配。就其跟脑袋的比例而言，她的眼睛显得太大。看上去她继承了父亲那颗大鼻子和厚嘴唇。以她当时的模样，怎么也看不出她有一个美艳如嘉宝的母亲。

见罗米尔达怀孕便逃之夭夭，希科洛内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多少有点内疚。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马上撇下母女俩。但他既不要妻子，也不想组建家庭。他要的只是一个性伙伴，罗米尔达却不予配合，她一门心思只想哺育好孩子，同时让自己的身体尽快强健起来。俩人在没完没了的争吵中度日，罗米尔达从未放弃过结婚的要求，并不断抱怨里卡多工资太少，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里卡多服务的这家出版公司专门出版法西斯宣传品，这样的小册子自然不会有读者，这就意味着里卡多能挣到的佣金几乎为零。墨索里尼政府没能让意大利躲过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弄得举国上下怨声载道。

生计维艰，罗米尔达抱怨不休，里卡多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脾气坏透了。她用极尽恶毒的话侮辱我，骂我是阴沟里的老鼠。我要是真的娶了她做老婆，不被她骂死才怪。我更加认定结婚是个错误，会把我们大家的一生都给毁了。”

更要命的是，小索菲娅又断了奶水。罗米尔达有便秘的老毛病，里卡多便给她弄来一剂他母亲自制的泻药。希科洛内太太对罗米尔达和小索菲娅恨之入骨，因而不排除她故意整治他们的可能。总之罗米尔达服药后便奶水渐少，直至完全干涸。出生才6周的小索菲娅瘦成了皮包骨头。

里卡多再也待不下去了。他瞒着罗米尔达，去了350英里外的米兰，在该出版公司的米兰办事处工作。他又一次逃掉了。

罗米尔达不得不做出决定回波佐利。她希望老家还能接纳她。

回到波佐利，罗米尔达直奔索法塔拉街老家。因为太穷，家里没有电话，没法提前通知家人。当罗米尔达怀抱着生病的

婴儿跨进家门时，父母都惊呆了。妈妈露意莎快步上前，将母女俩拥进怀里。父亲多米尼科正在喝酒，也举了举杯，向自己的外孙女表示了祝福。

听罢女儿的哭诉，露意莎即刻想到了萨拉尼拉——这女人有一双硕大无朋的奶子，这些年来养活了本地一大帮婴儿。

露意莎立刻去找这位奶娘，但她想不到萨拉尼拉的要价比她估计的要高得多。她不仅要每月 50 里拉（合当时的 2 美元）的报酬，而且维拉尼家还得供给她肉食——大量的肉食——以保证她的奶源充足。如此一来，维拉尼家配给的肉食品全给了奶妈，自家的餐桌上只剩下素菜了。

许多年后，当自己哺养过的婴儿已成为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国际影星时，萨拉尼拉对记者谈了如下感受：“索菲娅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丑的女婴。她太丑了，我敢说除了我没人会愿意给她当奶妈。是我的奶使索菲娅变得又漂亮又聪明的，可她却从来没认过我这个奶娘。我奶过好几百个孩子，就数索菲娅吃得最多。她母亲每月付给我 50 里拉，可她吃的奶起码也值一百！”

萨拉尼拉当年的受哺者对其说法却不以为然：“不错，她哺育过我，我因此感激她。可她逢人便说我长得就像只小耗子。事实已经证明，小耗子的人生也还是有机会的！我不介意她到处说是她救了我，这话也没错。但要说是她的奶水给了我这副容貌和身材、给了我表演才能，却实在是荒唐。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可以肯定地说，都是父母赋予我的。”

第2章 “索菲娅牙签”

索菲娅·希科洛内出生在罗马，但波佐利很早就成了她真正的家，对她的个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里是那不勒斯的一个边远地区，地区首府叫坎帕尼亚。这里的文化跟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文化迥异，索菲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那不勒斯人口音尖锐而急促，外来人很难听懂。这里的人大多都住在贫民窟里，但他们天性乐观，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对超现实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

由此看来，索菲娅·罗兰完全有可能像一个典型的那不勒斯人一样了此一生。“我总爱穿一身红——哪怕有时显得挺刺眼——拿一个小红布包，里面装着盐。碎玻璃、盐、黑猫……都是些不祥之物。”她曾如是说，“我不仅只是迷信，简直就是个女巫。”也许如此吧，但在她的青年时代却不曾发生过任何足以印证这一说法的事。

孩提时她跟那不勒斯人有直接的接触，不过她生活在波佐利，这里的一切跟那不勒斯并无二致。这里人的口音甚至比那不勒斯的口音更难听。这是当地人欲走出家乡、被社会所接受的一大障碍。而索菲娅学的、说的正是这样的语言，直至很久以后在社交上遇到麻烦她才意识到这一点。

波佐利位于那不勒斯西北，与伊斯基亚岛隔海相望。这里是火山区，留下过丰富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古罗马人于公元前

194 年在此建起贸易港，而早在那之前，希腊人统治地中海地区之时，过往船只就常在此抛锚歇息。

古罗马最著名的两个暴君尼罗和卡利古拉都曾在这附近修建过海滨别墅。波佐利镇上还有一座全意大利保留得最好的古建筑。这是一座古罗马竞技场，建于 1 世纪末，可容纳 4 万观众。竞技场的侧翼是关斗兽、供斗兽者做准备以及囚禁基督教殉难者之用的，经历了许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竟依然完好如初。公元 305 年，那不勒斯的保护圣徒吉那诺就是在这里被处决，葬身狮口的。19 个世纪过去了，那不勒斯如今两年一度举办圣吉那诺节，据说每当此时，他当年留下的一块干涸的血迹就会返潮。

现在的波佐利已是旅游者的观光胜地，当年却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海边小镇，粉红色的房屋和绿色的百叶窗被海风吹得发白。男人们不是渔夫就是工匠。镇上最有名的产品是用火山灰制成的“波佐利牌”水泥。

维拉尼一家住在索法塔拉路 5 号 2 楼，楼下是一家醋厂。露意莎·维拉尼不得不成天在炉子上煨点儿什么东西，以压住满屋的醋味。但只要窗户一打开，火山灰那弥漫全镇的恶臭就怎么都挡不住了。索法塔拉火山自 1198 年以来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但时时喷出沸腾的岩浆，提醒人们它随时仍有可能爆发。

小索菲娅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七个成员，不过有了新的称呼。外祖母露意莎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莱拉（发音跟意大利语的“她”相近），这样一来，大家便不至于时时想到她那可恨的父亲的姓氏。从此以后，索菲娅的近亲们也都只用这个绰号称呼她，而她自己则从没明白过这个绰号的来历。

同住一屋的还有罗米尔达的三个弟妹多拉、圭多和马里

奥。全家人共有两间卧室、一个起居室，另有餐室和厨房。两弟兄住一间卧室，其他人挤住另一间。多拉跟父母同睡一张大床，罗米尔达跟女儿睡小床。那时的穷苦人家都是这么过的。

除了睡觉的时间，一家人每天的时光都是在餐室和厨房度过的。起居室专为招待客人之用，这是那不勒斯人的传统，因此大家都很少进去。多米尼科和两个儿子都在安索尔多军火工厂干活，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

露意莎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张罗早餐。她炖上一大锅面包豆子粥，早餐和午饭就全有了。晚餐内容要丰富些，通常是面块和蔬菜合煮，星期五还加上点鱼。在肉食不再供给索菲娅的奶妈之后，每逢星期天，一家人做完弥撒回来，便能各分到一份“圣餐”，吃上一点肉。

1935年9月过第一个生日时，索菲娅的健康状况已有好转。但做母亲的仍然不敢乐观。“她是那么的瘦，”罗米尔达·维拉尼回顾道，“常常在夜里，看着她那干柴样的胳膊我就忍不住偷偷地哭。我相信她活不过13岁，等不到行坚信礼就会死。”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襁褓中的索菲娅自然不可能明白，但这些事在未来数年中却将给她造成创伤，带来痛苦。

为了扩张在非洲的殖民地，墨索里尼向意大利占领下的索马里派出百万精兵，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人，写下了战争史上最血腥的一页，50万埃塞俄比亚士兵和无辜平民惨遭屠戮。当时的意大利本来已为国际社会所接纳，因为这场战争立即遭到国际联盟的谴责，自然便同它的惟一支持者——纳粹德国靠得更近了。1936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勾结，为西班牙佛朗哥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其发动法西斯政变。同年11月，意、德结成了被墨索里尼称之为“罗马—柏林轴心”

的联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叫嚣说欧洲的命运终将由“轴心国”掌握。

战争在波佐利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火厂的生长量激增。索菲娅的外祖父和舅舅都在军火厂干活，他们的上班時間更长了，挣的钱也多了些，甚至有盈余为起居室添置了一盏枝形吊灯和一架收音机。如果照这样下去，修上一间浴室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们现在只有一间简陋的厕所，洗澡时废水只能经由厨房的水槽排入镇上惟一家澡堂的下水道。

罗米尔达当钢琴家或影星的梦虽已破灭，但她却显然心有不甘，不甘心就这么在父母家里过一辈子穷日子。她很清楚嫁人已不可能，至少在波佐利，一个未婚母亲是不会有男人要的。所以，当索菲娅稍大一点，可以放心交给家里其他女人照看时，她就又开始朝外面跑，据她自己讲都是去的那不勒斯。她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星期，回来后便说她去参加了什么表演学校的学习，在饭店、酒吧里演奏钢琴以维持生计。对她的过去不乏了解的邻居们对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均表示怀疑。

秘密终于揭晓，她频繁外出，原来是又找里卡多·希科洛内去了。她仍一心想着嫁给他，似乎这也是她能过上正常生活的惟一途径。他们可以远走他乡，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让生活重新开始。

可惜这只是罗米尔达的一厢情愿，里卡多并不买账。不过，罗米尔达对他仍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她正是身体最美的时候，”他回顾说，“我们之间不可抗拒地会爆发新的激情。”

1937年8月，索菲娅差一个月满3周岁时，罗米尔达又怀孕了。里卡多不仅仍不愿跟她结婚，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罗米尔达毫无办法，只好又回到波佐利，希望能再次得到娘家人的谅解。亲人们倒确实谅解了她，但当她肚子渐渐大

起来时，邻居们对她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好。为躲避闲言碎语，罗米尔达只好躲在家里尽量不出门。

希特勒访意之时，罗米尔达还有一个月就要临盆了。希特勒的活动范围并未超出罗马，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却大肆鼓噪，在全意大利组织示威游行，掀起了支持纳粹的热潮。正是在这样举国狂热的气氛之中，罗米尔达于5月14日生下了她的第二个非婚生女儿。

既然索菲娅都借用了祖母的名字，罗米尔达决定用里卡多·希科洛内姐姐的名字，给二女儿起名玛丽亚。她仍未死心，一心要成为希科洛内家族的一员，然而她的愿望落空了。当她拍电报把消息告诉里卡多时，得到的答复是她可以爱给孩子起什么名就起什么名，但就是不许用希科洛内这个姓。他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拒绝在确认婴儿姓名的文件上签字。孩子只能用母亲娘家的姓氏，起名玛丽亚·维拉尼。

罗米尔达没有争吵，她知道再怎么闹也于事无补。反正她的情况在波佐利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小索菲娅则从没闹清楚过自己的父母是谁。因为她出生才3个月就被带回到维拉尼家，所以她认为外祖父多米尼科就是父亲，便称他“爸爸”。因为她的生身父亲从没露过面，大家也就索性不去纠正她的错误。她称外祖母“妈妈”，真正的妈妈却被她叫成“妈咪娜”或者“小妈妈”。

多亏露意莎外祖母事前注意了保证罗米尔达的营养，这回她没再出现奶水不足的问题。玛丽亚看上去比索菲娅更快活、更健康。索菲娅就快满4岁了，仍然是瘦骨嶙峋。母亲特地给她把衣服做得大些，并在头发上扎个大大的花结，以转移别人的视线，不去注意她干柴似的四肢和黑瘦的小脸。她性格内向，非常害羞。一双活泼的大眼睛充满好奇和疑问，却很少开

口讲话。

跟上次一样，玛丽亚一断奶，罗米尔达便又离家寻梦去了。她靠在小酒馆里演奏和教钢琴谋生，甚至还在那不勒斯一家剧院试演过一个小角色。她几度尝试想找到里卡多·希科洛内均告失败，这倒也好，至少她没有再次怀孕。她在外闯荡期间，照料孩子的重任全由露意莎一人担当。

露意莎已50多岁了，繁重的家务之余，她总要想方设法让两个外孙女生活得开心一点。厨房成了她们的游戏室。她一面做饭，一面给小姐妹俩讲童话，唱儿歌，讲那不勒斯的掌故。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常就姐妹俩的未来编些故事，说她俩将来都会嫁给有钱人，丈夫会给她们买别墅、钻石首饰和毛皮大衣——诸如此类，正是那时代农民的最高梦想。

转眼就到了1939年4月，佛朗哥取得胜利，墨索里尼毋须继续为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得以腾出手来，准备吞并阿尔巴尼亚。5月，意、德正式结盟，签署了所谓的“铁血公约”，相互承诺一旦一方发生战事，另一方就倾力相助。尽管意大利的战争机器已又破又旧，墨索里尼仍向希特勒吹嘘说，德国侵略波兰的计划一旦实施，意大利将立即予以援助。

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顷刻之间整个欧洲战云密布。

9月20日，索菲娅·希科洛内庆祝了5周岁生日。她妈妈认为是该让她见见生父的时候了。如果战争爆发，很可能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

不采取非常规手段里卡多是不会露面的。罗米尔达给他发去一份电报，说索菲娅就快死了。里卡多已上过当，怀疑这是罗米尔达的又一个骗局，目的仍是缠着要和他结婚。所以他一点不着急，磨蹭了几天才来到波佐利。他给索菲娅带去一件礼物，却不理睬玛丽亚。他仍然拒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

不出里卡多所料，索菲娅活得健健康康的，但她的模样却让他吃惊。尽管母亲替她精心打扮了一番，但怎么打扮也还是个丑小鸭。“这是你爸爸。”罗米尔达把小索菲娅带进难得一用的起居室，对她介绍说。

“一个男人站在那儿，他那么高，在我眼里简直是个巨人，”索菲娅·罗兰对那一幕记忆犹新，“他对我微笑，还握了握我的手。我哭着跑了出去。‘他不是我爸！我已经有爸爸了。叫他走开，我不要他！’我受到了伤害。但他显然也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他把给我的蓝色玩具脚踏车留在过道里，抽身便走。那真是教人很不愉快的一天。”

罗米尔达试图给女儿解释，无奈索菲娅还太小，根本理解不了。直到后来上学了她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眼下这个家对她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她需要这个家的庇护，免受外人的奚落。

因为出生证有父母的签名，算是手续完备，索菲娅跟波佐利其他孩子一样有权享受12年的公费教育。她上的是教会学校，除一般课程外，还要接受教义教规的训练。教师多数是修女，管理工作也全由神职人员担任。

索菲娅入学时，意大利已卷入战争，所以她的学习生活全是在惊吓和恐惧中度过的。

初入学校的那些日子给索菲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创痕。不知是修女们的故意泄露还是同学们早已了解了她的出身，她很快就成为孩子们嘲笑的对象。“你知道有时候小孩子残酷起来会有多可怕，”索菲娅回顾道，“他们聚在一块儿，对我指指点点，哈哈大笑。我真受不了，便设法躲开他们，要么拖到临上课时，要么提前到8点钟第一个进教室。”

班上还有一些孤儿，被安排在后排的座位。只有跟他们在

一块时小索菲娅才能得到一点安宁。她同情这些没有父母的小伙伴。他们也从不因她可疑的出身而嘲笑她。

6岁的索菲娅自然不懂得“私生子”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等到她长大一些、更懂事一些，她才恍然明白，她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履行职责、关心她的生活的父亲。所以，当后来她终于接受了里卡多·希科洛内是自己的生父这一事实时，便开始恨他——因为他从来不露面，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女儿。

跟班上的女孩相比，索菲娅又高又瘦，这也成了同学们的笑料。一个满嘴双关语的家伙给她起个绰号叫“索菲娅牙签”，从此这个绰号便处处伴随着她，甚至有人用粉笔把它写在维拉尼家的大门上。

妹妹玛丽亚成了她惟一的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的母亲仍时不时地去那不勒斯，每次她都告诉女儿们说她在一家剧院当演员。姐妹俩听后便嚷嚷说她们也要当演员，做母亲的她自然给女儿一番鼓励。

姐妹俩最喜欢的是爬上厨房那张结实的大餐桌上表演。索菲娅会即兴编排些情节表演，其他人则替她伴唱伴舞。罗米尔达教她们用纸做戏装，还把自己的唇膏和口红借给她们化妆。

1941年初，战争的危險迫进波佐利。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

4个月后，1942年春，意军败象渐露，尽管战火尚未燃到意大利本土。

一旦盟军的海、空部队逼近意大利，那不勒斯及其周围沿海地区（包括波佐利）势必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纳粹德国非常清楚这一危险，迅即增派军队以进一步巩固原有的防务。

德军的坦克大炮隆隆开进波佐利，使小索菲娅第一次知道